

蒙娜丽莎

谈文学 说艺术 论翻译

微笑的

访幽探微 汲文艺英华

嘴角

追人忆事 述款款深情

林文月——著

林文月——著



蒙 娜 丽 莎

微 笑 的



嘴 十) 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 / 林文月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ISBN 978-7-5699-2256-1

I. ①蒙… II. ①林…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907号

本著作物简体版经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由有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区)出版。

本书照片由拍摄者授权(姓名全衔由有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提供)

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

MENGNALISHA WEIXIAO DE ZUIJIAO

著 者 | 林文月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高 磊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程 鹏

封面设计 | 孙丽莉

版式设计 |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52249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170千字

版 次 |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256-1

定 价 |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filled with large, expressive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in a cursive style.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and have a textured, ink-like appearance. Som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visible, such as '年' (year) at the top center, '生' (life) on the left, '文' (text) on the right, and '月' (month) at the bottom center.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自序 林文月

这一生和文字结下了深缘，

读书、教书，也写书、译书。

这一本小书所收录的，大部分是我近年来的文章。其中，《拟古》、《游于译》和《平冈武夫教授的〈白居易〉》三篇，是去春三四月间，接受“二〇〇八年简静惠人文讲座”的演讲稿。简静惠是多年前我初登教坛时大一国文课的学生，如今她热心文化公益。

这三个演讲，《拟古》本来是我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名称，在台大文学院的会议室演讲。所谈的内容是关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结合，听讲的人，多数是台大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弟学妹们。而主持人何寄澎教授，是我从前在研究所的课程班的学生，当时他主持系务。《游于译》是在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敏隆讲堂的一场对外公开演讲，那天静惠也来了，她并且还送了我一大捧百合花。主持人朱秋而教授，也是我多年前中文系的学生。其后留学于日本京都大学，专攻日本古典文学，如今在台大日文系执教。我的演讲内容是日本文学的中文翻译问题，由秋而主持十分恰当。至于《平冈武夫教授的〈白居易〉》，则为“第五届日本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题演讲而写，原稿准备了中日两种文章，当天是在台大文学院演讲厅举办研讨会，所以我选用了中文讲稿。主持人郑清茂教授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同一年考取台大中文系的两位台湾籍学生。他在台大中文研究所毕

业后，留学于美国，又赴日本研究日本汉学。我们二人多年来互切磋相勉励。清茂自己是第一届研讨会的专题讲者，由他做主持人十分有意义，也为我壮胆不少。

《“归鸟”几只》，是谈论古典诗的欣赏和研究之际，参考外文资料的种种反省，是于成功大学的文学院演讲厅讲话的底稿。当天的主持人是文学院院长陈昌明教授，也曾是台大中文研究所班上的优秀学生。

如此补述几篇讲稿的写就与发表，竟发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单纯。不过，我习惯于这种简单的生活，满足于纯善的人际关系。我和我的学生们一直维系着这种纯善美的情谊，或许是缘起于我在台大中文系求学时期的一种传统吧。在我们那个时代，中文系并不是热门科系，录取的学生却都是唯一志愿的少数，教授的阵容十分强大。师生之间不仅止于学问的授受，更及于为人处世生活的各种层面，那真是美好温馨的人际关系。

《始经丧乱》，是台大中文系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大家长台静农教授所撰写的一篇散文。美国汉学界的学志邀约我介绍台先生，我袭用了台先生自己的题目，改易一个字为“身经丧乱”，恭敬缅怀，写成先生的传略。台先生的学问艺术、人格典范，无法于有限的篇幅内尽述，这篇文章只是我对老师粗浅的认识罢了。撰写此文时，对我而言，最困难之处在于，有关台先生在书法篆刻方面的造诣，非我所能深刻了解把握的，需要参阅求助于专家的意见。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为庄灵摄影集和孙家勤画集所写的两篇序文。我平时甚少为他人书籍写序，自己出书也甚少求序于人，但庄灵和家勤两位是多年来的朋友，我非常欣赏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视灵

七十》与《美好的记忆》二文，与其说是为影集和画集写序，毋宁是通过文字追叙与两位艺术家的认识，以及向对艺术如此热烈执着的朋友表达我衷心的敬意。

由于生长在比较特殊的时空背景，我自然习得日文和中文两种语文。平时的思维谈话，在下意识里似乎总是在内心进行着互译。而实际上，我也译过一些书，参与过一些讨论翻译的会议。《千载难逢竟逢》和《中日翻译界小型座谈会追记》，前者是记去年岁暮在京都举行的《源氏物语》千年纪，后者则是一九九三年初夏在台北的一次规模很小的座谈会。时间相差十五载，文章长短有别，但是，翻译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而在书写之际，我总无法停留于表象客观的记录，往往难免带一些意见、批评，或者感慨、缅怀。

林以亮是香港翻译界可敬的前辈，本名为宋淇。我初识宋先生是在一九七八年译竟《源氏物语》，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学志（*Renditions*）之邀，赴港演讲我翻译此书的经验与心得。那一年我四十五岁，大概是全世界外文翻译《源氏物语》最年轻者。在坐满学者专家、译界名流的听众之间，我谈自己五六年以来的译事困难和解决的诸问题，难免有些心悸。那种情绪，至今记得。宋先生以《译丛》的主持人身份，坐在前排中央，他清癯儒雅而表情严肃，却仿佛有时也微笑颌首。餐叙时，以邻座之便，宋先生频频问及我上午未提及诸事，对于晚辈的勉励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其后多年，常有书信往来。他的信内容多与译事相关，字迹小而工整，往往密密写满数页之长。其后因公赴港之际，也总是登门拜访，得与英文造诣甚高而同样热心译道的夫人邝文美女士相识。

一九八七年，我获为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员。颁赠会员资格的典礼上，宋先生意外地出现。那时他肺疾恶化，谢绝外务应酬已多时，当天不仅出席了上午的典礼，并且还参加午宴，坐在我的邻座，一如往昔。他举起开水替代酒的杯子为我祝贺，又带了几本早期大陆出版的古典论文集子，说：“你留着有用。”并小声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最后一个集子的名称想好了。叫做《红楼梦醒》。”说罢，竟笑出声音。我也提早告诉他：“我的下一本散文集，也已经有眉目了，书名是《拟古》。”“很别致，有意思。”宋先生说话时声音小，但充满真挚的表情，我清楚记得。

宋淇先生，人称他傲岸严峻，但他对我的译事，于严格中有一分策勉和期许，令我敬佩感激。在编排这集子之际，我特别将收藏多年纸面已泛黄的剪报《翻译和国民外交》附系于此，以为缅怀志念。

何寄澎，先是论述唐宋古文，其后逐渐扩大范围，更及于近、现代，在散文研究里自成体系。我每每看到他在论著里提到我的文字，观察细腻，缕析翔实，深得我心。这里借用了他写的一篇《林文月散文的特色与文学史意义》，谢谢寄澎慨允。

这本书自计划至形成，从无到有，端赖许悔之热心鼓励催促安排，终于签下了悔之与他的年轻合作群新组成的有鹿文化公司的第一份出版合同。在此表示谢忱，并祝福对文化有理想愿景的他们前途无量。

二〇〇九年初夏



一九七〇年，林文月于京都北白川通寄寓读书处。（林文月提供）

自序	/ 001	
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谈文艺欣赏的一种态度	/ 001	
视灵七十——庄灵摄影展序	/ 013	
美好的记忆——为孙家勤八十回顾展书	/ 021	
《拟古》——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结合	/ 033	
游于译——回首译途	/ 057	
“归鸟”几只——谈外文资料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 077	
平冈武夫教授的《白居易》	/ 101	
中日翻译界小型座谈会追记——兼介日译本《杀夫》之诞生	/ 127	
千载难逢竟逢——《源氏物语》千年纪大会追记	/ 137	
身经丧乱——台静农教授传略	/ 159	
附录	/ 191	
翻译和国民外交 林以亮	/ 192	
林文月散文的特色与文学史意义 何寄澎	/ 195	
林文月著作年表	/ 205	

林文月

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

谈文艺欣赏的一种态度

文集，曾于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史丹佛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及捷克查理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已由版学社出版有《由古之学论丛》等书。《逍遥》、《午后喜存》、《杂言》、《作忘》、《致滕札元》等十餘种。新译本《潘允和书简》等书。

(12×25)

米勒田园主题的画作展出已接近尾声，这一天刚好女儿的金工展览也告一段落，便两人相约起早，决心要去参加这个世纪之美展的盛会。

车抵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门前时，还不到十点钟，已然一片人海。我们故意选了一个非周日的平时，以为可以避开群众，没有想到这非周日的平时竟也有许多人怀着与我们同样的想法，而且比我们起得更早。八月初的台北，不到十点钟已经艳阳炙人。除了门口站着许许多多，右侧沿着铁栏杆边的红砖人行道上又排列着一长排的队伍。男女老少大家都规规矩矩整整齐齐排成一列，打着伞戴着遮阳帽，没人喧哗吵闹，看来是相当有文化修养的人群。

我们走过去问队伍中洋伞下的妇人：“请问这是买票的队伍吗？”“买票在那边。”她指向左侧另一个比较短的队伍说，“这边是等着进展览会场的队伍。”她后面的人群至少有百余人。“你来了多久？”“哦，快一个钟头了呢。会场要控制人数，所以大家得排队。你们要先去那边排队买票，再来这边排队进场。”她好心地对我们的解说。

买票的队伍比较短，大约十数人。但是，如果买票，加上等待进场，可能需要花费两小时，到中午都未必能进场看到画。烈日下排队

两小时，进场又受到观览的时间限制，恐怕体力和精神都不适宜。我和女儿商量，最后只在临时搭盖的帐篷下的卖店里浏览一下，便回家了。

其实，《拾穗》和《晚祷》许多年以前欧洲旅行时曾经看过，只因当时参观美术馆是许多行色匆匆的景点之一，想借此次展览再度仔细欣赏，竟不得其门而入，未免感到遗憾。不过，我又忽然想起许多年以前读到的一则故事来了。

约是在二十年以前，日本东京的美术馆向巴黎罗浮宫美术馆借租到一些名画，包括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在内。这个消息轰动了全日本。展出期间万人空巷，全日本的人扶老携幼争相赏览。

美术馆为了怕太过拥挤而调度馆内的人数，不得不对持票入场的民众设限。至于《蒙娜丽莎》，更是众人所久仰，即使未曾亲睹，也必然在各种画册或其他印刷品上见过；而关于其画的主题，乃至画者的故事，则是数百年来一再传说，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所以馆方早已警觉，对于《蒙娜丽莎》的欣赏时间便也特别设限；画前暂设绳索拦围，观者列队成排循序前进，不得停驻。每人观赏时间为二十秒钟，不可任意延缓。大概馆方为了维护观众的公平权益，恐有人霸占那幅名画前的特殊空间，故而不得下定了那样的规矩的吧？

不过，那消息一经披露后，参观画展的人不免感到紧张。限时二十秒钟，未免太短促，但是碍于保持馆内人潮的流通，馆方自有规矩对策。而日本的百姓是很守规矩的，便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想出了维护自我权益的一些对策。其中之一是携带放大镜入场。

关于《蒙娜丽莎》的传说，最著称的大概属画中妇人的微笑吧。“蒙娜丽莎的微笑”甚至成为后世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其间牵涉到

美术史上的一些讨论和一般人纷纭的流言，遂加深了一层神秘的氛围。而那个谜一样神秘氛围的嘴角，大概也是众人观画时最感兴趣的吧；何况，而今千载难逢，名画当前！携带放大镜的心理，盖即缘此。

据说，排队两小时，观看名画二十秒钟的人，轮到自己循序前进时，莫不把握宝贵的时限，举起放大镜仔细端详那久闻素仰的微笑嘴角。他们近距离面对名画，借助于放大镜的特殊效果，把那有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看个清楚，而在警卫监督的催促之下，二十秒钟太匆匆，竟不及兼顾嘴角以外的部分，便随着移动的队伍而不觉地走出了画作的欣赏范围了。

事后，被问到：“如何？《蒙娜丽莎》果真的那么好吗？”出乎意料的，回答往往是：“哦，什么也没看清楚，除了斑剥的裂痕以外！”

我是在日本的报纸上读到这一则故事的。读来颇令人啼笑皆非。那内容或者有些夸大讽刺，但是并非全无道理。欣赏一幅画，本来应该是在自自然然的环境里从从容容的心态下，无所为而为，受画的内容和技巧感动才对。想象日本人民满怀期待苦候美术馆外，进场轮到名作当前又受围缆和时限，难免亢奋焦急，何自然从容之有？宜其二十秒钟观赏《蒙娜丽莎》，只看到微笑嘴角斑剥的裂痕了。

实则，欣赏一幅画应该是整体性的。即使“蒙娜丽莎的微笑”再神秘优美，也得配置在其整张面庞上、神态上，乃至整个背景衬托而出的画面上，所以观画需要距离。所谓“距离”，是包括时间的从容和心灵的自在，更亦包括实际的空间距离。观画时，常常会近距离仔细端详画作的各部分，其后又退几步以便欣赏画作的全部。

书法欣赏的道理，也与观画相同。尤其是行书和草书，无论看字

帖或览原作，都得于各个的单字以外，从整体全幅欣赏其神韵气势，才能掌握到美。

文学，何尝不然。

我想起从前教“陶谢诗”课的时候，对学生说过的一些话。陶渊明与谢灵运生存的时代相若，都经历了晋、宋两朝交替之世，而家世背景不同，文学风格有别，但是关于他们二人的诗句，后世却有特别标出一句而予以特别推崇赞颂的，比如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五的“悠然见南山”，及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二诗的全貌如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谢灵运）

渊明饮酒诗第六句“悠然见南山”，明代王会昌说：“诗有格，有韵。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句，格高也。”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十九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二说都标

出诗中的一句，颇有些类似蒙娜丽莎微笑的嘴角旨趣。其实，这两句诗句也应从两首诗整体去欣赏，才能显现其格高和新意。

先说“悠然见南山”。

此诗开始的四句，作者提出了住在车马喧嚣的人境，却能无闻于外界骚骚扰扰的不寻常现象；接着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解答了其可能性：因为诗人的心境超远，入俗而超俗，故而常保心灵宁静，世俗的一切也就干扰不到。隐于农田人境的诗人，自有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之三）的辛勤生活，但是同一个环境里，“采菊东篱下”，则是一种闲适的行为，南山的姿态适于此时映入诗人眼中，遂令内心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喜悦。

这便是东坡所谓：“本自采菊，无意望（‘见’一作‘望’，但以‘见’为佳）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南山自有其美，但也正因为适当的时间、空间，复因诗人闲适的心境，三个条件奇妙配合，才有了那样的美感经验产生。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陶渊明传》中说：“悠然，应是指见南山时的渊明的心态，同时也是被渊明看见的南山的神态。主客合一而不可分，这种浑然的状态，便是‘悠然见南山’。”吉川氏此说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称“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说法正相吻合。

诗人当时所见到的南山如何？“山气日夕佳”，一个不假雕饰的“佳”字，最能显现浑然忘我的诗人于夕阳下所见到的山之美。而“飞鸟相与还”五字，以最平凡的笔写最寻常的农村景象，就如同米勒《晚祷》画中点点的飞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每借鸟以自喻，譬如“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而此处相与还的飞鸟则又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暗合，遂与首句的“结庐在人境”互应，呈现完美的一体感。隐居的田园生活虽然清苦，但精神上却自由自在——像鸟儿一般。眼前这一幅美景之中必然是寓涵着一种真理意趣的，然而当诗人试图去分析解释时，却浑然无待于言语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庄子·外物篇》：“得意忘言。”诗人既然已得万物之理趣真意，又何待于言语糟粕呢？这种浑然忘言忘我的境界，正是“悠然见南山”物我两忘的境界。于是全篇前后呼应，融通圆满、浑然一体。因此，“悠然见南山”句，不宜自全篇抽离，其美，其格高，是要在整首诗的自自然然发展中见出的。

再说“池塘生春草”。

谢灵运晚生于陶渊明二十年，二人同样都经历了晋、宋易代的时局。渊明虽称晋大司马陶侃之后，但旁支末裔，家道已中落；灵运则出身当时“王、谢”两大贵族之一，为独子。叔曾祖谢安、祖父谢玄皆是晋之名臣，淝水之战破苻坚有功。到了灵运之时，朝代虽易，门第依然显赫。陶、谢二人家世背景不同，两个人的思想、个性有别，且文学风格也异趣。陶诗澹远自然，谢诗则华丽雕琢。

《登池上楼》是谢灵运三十九岁时所作。由于得罪执政当权者而出为永嘉郡守。永嘉近海，气候潮湿，诗人心绪郁闷而得病，历秋末冬初至春。久病初愈，登楼赋此诗。全篇二十二句，对仗工整，用典缜密。

前面六句引用《易经》“潜龙勿用”（乾卦）及“鸿渐于陆”（渐卦），提出“隐”与“仕”两种对立的处世态度，自我反省，而以“愧”及“忤”互文表示进退失据、内心彷徨的状态。这是谢灵运一